

舞剧生命力来自于观众

《雷雨》是东艺的第一部原创舞剧，东艺在组建班底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做出好剧”。“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我们也碰了很多软钉子，因为东艺没有舞团，也不是院团，就好像要盖房子却没有宅基地，很多人并不看好。然而好的作品自带魔力，艺术家们也会见猎心喜。最终，东艺如华山论剑般邀请到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主创和演员班底，既有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戏剧学院、东方演艺集团、浙江歌剧舞剧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的舞者，也有不少才华斐然的新文艺工作者以及初出茅庐的年轻舞者。剧组排练时，我们常常互相逗趣，这里没有谁是第一名，因为大家都是手握数个金奖的演员，难分伯仲。这也成为了舞剧《雷雨》的奠基之石。”

这些文艺菁英们为何都愿意加入《雷雨》？或许赵小刚的心声可以视作代表。他曾这样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雷雨》，从创作者到演员都想挑战它，让它成为自己舞台生涯的“符号”。“一想到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舞剧版《雷雨》，就非常兴奋。”事实也是如此，大概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赵小刚就把《雷雨》的框架都做好了，创作力爆棚。

一部戏的成功是所有人奋力托举的结果，关于《雷雨》创排的点点滴滴，顾圣音至今历历在目，如数家珍。而最令她难忘的，还是这个故事终于呈现于舞台上的光耀时刻——大幕拉开，八个人物陆续步入台中、次第错落地坐在一条平衡的“跷跷板”上之时，天幕投影出《雷雨》自序中的一段话：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

“八个人物集体亮相纠缠在一起，象征着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物关系，也强调了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顾圣音格外喜欢剧中三个女性角色四凤、繁漪和鲁侍萍

相见的那一段演绎。“不是你想象当中很激烈的冲突，导演用一种很巧妙的思路去解构她们之间的关系，最终给人一种悲悯的感觉——三个女人都是同一个时代下的悲剧人物，她们想要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她们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真的很能共情！”

细细体味剧中人物的细节。角色的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能令顾圣音产生新的动容——这也是观众们对这部舞剧的感受。社交平台上，观众议论纷纷、解读不一，还有不少人表示《雷雨》是舞剧市场难得的“细糠”，夸其时尚、大胆、前卫。最令顾圣音引为知音的，是一位观众观看后认为《雷雨》的舞蹈和“心理芭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简直说到了创作者的心坎里。我们最初之所以对《雷雨》这样的名著改编有信心，就是因为东艺的战略合作伙伴艾夫曼芭蕾舞团的编舞中看到了可能性。”

在顾圣音看来，总编导赵小刚既传统又现代，有着中国艺术家独到的，细腻、敏锐的捕捉能力，他选择用中国式的情感来构建舞剧《雷雨》的内核，又融合了国际性的身体语汇和舞美构造，通过肢体传递各种情感体验。大量托举、接抛、拖拽等高难度动作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又是推进剧情的关键，让观众在演员惊心动魄的演绎中不由自主地入戏。“《雷雨》以‘以舞带戏’实现了‘舞剧表意观念’的历史跨越，在角色结构、身体语言与叙事方式上均具备示范意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于平如此评价。

古时有高山流水伯牙子期，而在现代，对于艺术家们来说，还有什么比创作的匠心被读懂更幸福的事呢？

近几年来，国内舞剧市场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而舞剧《雷雨》则剧如其名，即便在一众佳作中，亦如惊雷夜雨般醒目，深深“电”到了观众的心底。曹禺曾说《雷雨》的剧本写作是一首诗，而舞剧《雷雨》真的舞出了“一首诗”。这首诗里有爱与恨的纠缠，有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冲撞，有对女性的悲悯，也是一次探索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潜”……它是如此细致，又是如此宏大，余音袅袅，叹息不绝。■